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剑 垒 情 关

红 粉 佳 人 系 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劍
壘
情
天

(中)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三章	自相残杀	(379)
第十四章	驼背老人	(419)
第十五章	再惩不戒僧	(463)
第十六章	险被羞辱	(494)
第十七章	蛇山二圣	(525)
第十八章	玄天神剑	(556)
第十九章	阴险狡诡	(588)
第二十章	梅花剑阵	(616)
第二十一章	真相大白	(655)
第二十二章	义解情仇	(693)
第二十三章	罪有应得	(716)
第二十四章	引蛇出洞	(738)

第十三章 自相残杀

“不想擒江湖浪子领赏了？”

“小可不敢，也力不从心，这次小可四人前来，根本就没有存心捉江湖浪子，只是闻风赶来看热闹而已。”

“幸而你们没存心捉江湖浪子，不然有死无生。你们给我快滚，最好不要回头。沿途高手云集，是否能安全到达西安，得看你们的造化了，快滚！”

过了小溪，绕过一座奇峰，邢永平余悸犹在地说：“勾魂使者居然轻易地放咱们离开，恐怕别有阴谋，咱们的处境依然险恶，不能再冒险了。”

“邢兄的意思是……”管勇问。

“咱们必须先找地方躲上三五天，等风声过后再走。”

“到何处去躲？”

“就在这附近。”

“别开玩笑，食住如何解决？你的伤……”

“咱们找村落附近藏匿，露宿山林草莽，夜间入村偷食物，至于我的伤，根本算不了一回事的。”

要找村落，第一是到有河流的地方找，其次是平原或许可以找到人家。他们终于找到一条小河，南面的河谷右岸果然有一座小村，仅有十余户人家，一未建寨，二未建栅，一看便知是些穷

苦的垦荒人住处，这些人是不怕盗贼前来抢劫的，他们家徒四壁日不饱餐，瞎了眼的土匪强盗也不会打他们的主意。

他们躲在谷中的密林中，一躲三天，白天潜伏不动，晚间到村中偷些鸡鸭，草草宰杀后烤来食用，三天三夜平安无事。

林华还剩下两天的药了，他知道复原在望，目下手脚已可活动自如，只不过仍然有虚弱感而已。可是，他依然不动声色，一举一动慢吞吞，显得毫无起色。

他们藏身处地势比村落高，居高临下，可看到村中的动静。近午时分，山谷北口来了三名青衣人，在村中耽搁了半个时辰之久，逐户询问近来的动静。

三个青衣人在走后不久，又来了两个女人。两个女人一穿绿劲装，带了剑。另一女郎穿了绿底小圆花短袄，灯笼裤，背了剑，胁下挂囊。两人径自入村，久久不见外出。

管勇吃了一惊，低叫道：“是吓走江汉双雄的绿衣女郎，她们搜到此地来了，不知是敌是友呢？”

“你大可放心，绝不是咱们的朋友。”邢永平抽口冷气答。

“瞧！她们开始在附近搜索了。”洪贵惶然叫。

“她们不来便罢，来了擒下她们问问动静。散开，听招呼用暗器袭击，给她们尝尝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的滋味。”

三人三方一分，由洪贵伏在林华身后保护安全，寸步不离。

不久，已可听到脚步声，两位女郎搜近了。

拔声停止，来人在十丈左右止步，熟悉的语音清晰可闻，一名少女说：“小姐，不必枉费工夫了，好几天了，要找的人恐怕早就远出数百里外啦！岂会躲在附近等死？”

“正相反，他们定然躲在这附近。”是绿衣女郎的声音。

“小姐，怎见得？”

“村中无缘无故接二连三丢了鸡鸭，显然是被人偷走了。偷

鸡鸭的人，即使不是那几个鼠辈也将是不怀好意的歹徒。师公为了要救江湖浪子，不惜大开杀戒，把那些贪心的无耻之徒一一赶离山区，留在此地的人，定是最坏的人，怎可让他们在此地撒野？非找他们出来不可。”

“小姐，主人为何如此重视江湖浪子的生死？”

“去年楚狂夫妇与邪剑三位老前辈来作客，送回飞凤剑镇山之宝，说是江湖浪子在河西夺获此剑，交由三位老前辈送还……唔！这一带相当隐秘，你到村中等候大师兄，我在附近搜一搜吧。”

脚步声逐渐去远，穿花袄的女郎下山返回村落。

邢永平脸色一变，不住喃喃祝告：“老天爷保佑，不要让这小女人找到此地来。”

三人悄然撤下兵刃伏地戒备，如临大敌。

林华心中一宽，向身旁的管勇低声说：“那位姑娘是太白门的门人，是友非敌，咱们招呼一声，有太白山出面相护，咱们安全了。”

“你认识她？”管勇低声问。

“不认识，但她们的话兄弟却听清了……”

“哼！咱们目前谁的话也不能听。”

“这样好了，兄弟愿冒险信任她们……”

“住口！”管勇低叱。

“管兄……”

“叫你住口。”管勇声色俱厉地说。

“噢！兄弟独自出面，决不拖累你们……”

“我叫你闭上嘴。”管勇凶狠地说。

“管兄……”

“噢”一声响，管勇一掌劈在他的右颈根，同时一手叉住他

的咽喉，不等他反抗，已顶住了他的小腹，狞笑道：“你如果不识相，休怪兄弟无礼，你不想活，咱们却不想死。目下咱们无论如何不能与人接触，方可万全，不论是敌是友，皆不可信任。”

脚步声渐近。

林华心中已明白了七分。

绿衣女郎信步而行，未留意以草障身的洪贵，斜通过洪贵的潜伏处，猛抬头柳眉一皱。她看到前面的树枝有显明的枯萎现象，一看便知那是被烟火所薰的痕迹

不等她看清，洪贵突从草丛中暴起，身法迅捷无比，轻灵迅疾无声无息，一闪便到了她身后一掌劈在她的右耳门上，左手勒住了他的咽喉，向下拖倒。

“嗯……”女郎只叫出半声，立即陷入昏迷状态。

洪贵手疾眼快，拖至草丛中放倒，解腰带捆住女郎的手脚。

“宰了她，咱们走。”邢永平叫。

“不行，她是咱们的人质，宰了她，咱们完了，她的同伴一来，大事去矣！有她在咱们手中太白门必将乖乖送咱们离开。”洪贵兴奋地说。

林华并未昏厥，仅小腹被制手脚发软而已，急叫道：“管兄，你们……”

“闭嘴！”管勇凶狠地叫。

“邢兄，太白门……”他转向邢永平叫。

“叫你闭嘴。”邢永平狞笑着叱喝。

管勇向下注视片刻，向邢永平说：“刚才走了三个人，显然也是太白门的门人，他们必定已对这附近起疑，极可能回去叫人前来搜山，咱们必须有所选择了。

邢永平一面弄醒绿衣姑娘，一面说：“先问问这贱人的口供再说。”

“啪啪啪啪！”邢永平连拍姑娘的双颊，吹弹得破的红嫩粉颊出现了指痕，喝问：“丫头，说！你是太白门什么人？说！从实招来。”

姑娘久久方完全清醒，扭过头打量眼前的三个陌生人，粉脸一沉说：“好哪！果然你们藏在此地。”

“啪”邢永平抽了她一耳光，叱道：“死在眼前，你还敢发横？你知道我们是谁？”

“江汉双雄已经招出你们了。追魂判的两个小走狗陆三吕七，那吕七并未断气，也说出你们的踪迹，想来你必定是赤炼蛇邢文达了。暗袭本姑娘的人轻功超人，必定是鬼影子洪泽。那一位看守林公子的人，是白日鼠姓关的……”

“我要你招供。”邢永平捏住她的牙齿凶狠地叫，伸手拉住她的衣领，阴森森地又道：“你已经知道太爷的底细，自然知道太爷好色如命，你再顽强，太爷先剥光你再问，你信是不信？”

“本姑娘落在你们手中，并未打算活着。本门弟子已包围了附近山区，本姑娘一条命换三条命，死而无憾，你吓不倒我的。”姑娘咬牙切齿地说。

“太爷也不是怕死的人，把你剥光开路，贵门弟子敢出面挡路吗？哈哈！”

姑娘尚未回答，林华叫道：“姑娘，在下的事与你无关，他们问什么，你答什么好了。”

“你是江湖浪子林公子吗？”姑娘问，她躺在地上，看不见躺在另一处的林华。

“正是区区。”

“本门弟子包围了山区，公子大可放心，他们带不走你的。”

“啪啪”两声暴响，邢永平又给了她两耳光，厉声问：“说出你的姓名身分，你说不说？”

“本姑娘庄秀凤……”

“哈哈！原来是太白门第三代弟子一龙二凤的庄秀凤，妙极了，令师弟与贵门祖师爷最疼爱你，有你在咱们手中，咱们的安全有保障了。”邢永平得意地狂笑道。

“正相反，祖师爷为人恩怨分明，嫉恶如仇，他老人家决不会因为我在你们手中而放手的啦！”

“咱们走着瞧好了。”

管勇却脸色一变，说：“邢兄，我认为贱人的话十分可靠，终南剑客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罢手的，须从长计议。”

“你的意思是……”

“其一，事急矣！少领五百两银子算了。其二，埋了这丫头。”

“不行，我认为在希望未绝之前，绝不放弃领一千两银子的希望。有小丫头做人质，终南剑客怎敢与咱们为难？走，先离开此地再说。”邢永平坚决地说。

管勇冷笑一声，不悦地说：“邢兄，兄弟可不愿冒险。”

“你……”

“要带人你就带好了，兄弟可不愿将那小子背到湖广衡州。”

林华嘿嘿笑，接口叫：“你们已给在下服食了软骨毒药，不背我怎能到达湖广？不背吗？白白丢了五百两银子，多可惜？呵呵！每人三百余两变成百余两，这趟买卖可能要亏老本呢？”

洪贵用刀顶在他的咽喉上，怒叫道：“你再胡说八道，太爷先宰了你这王八蛋。”

“老关，兄弟的手不方便，你背上好不？咱们好朋友，千万不可再闹意气了。咱们从肃州将人带到此地，路已走完一半，这时方砍下脑袋去领赏，白白丢了五百两银子，多可惜？委屈你几天，咱们走吧。”邢永平低声下气地说。

洪贵显得不耐，叫道：“三心二意，这算那一门子道理？数千里迢迢吃了千辛万苦，冒尽风险，还丢了两位朋友，只领百多两银子，我可不干。人我带着，老关可以带那小丫头，走。”

说走便走，立即将林华背上。

管勇阴阴一笑，背起庄秀凤说：“好吧，走就走，不听我的忠告，倒霉的将是你们。”

邢永平带了两人的包裹，笑道：“说真的，咱们只剩下三个人了，千万不可再三心两意才是，走！我领先。”

匆匆绕过一座山峰，林深草茂，愈来愈难走，管勇盯着走在前面的洪贵，怪眼中凶光闪亮，涌上了重重杀机。走着走着，他突然丢掉庄秀凤，急走两步，一扳洪贵的右肩，洪贵毫不及防地被扳转身。

刀光一闪，管勇的钢刀已刺入洪贵的小腹。

“啊……”洪贵狂叫，手一松，背上的林华滚倒在地，顺着斜坡向下滚，直滚至庄秀凤躺倒处方行停住。

邢永平闻声转身，骇然叫：“老关，你……你……”

管勇拔出刀，一脚踩洪贵踢飞，冷笑道：“太爷这辈子还没吃过这种苦头，背着人担惊受怕赶上数千里，却只为了三百两银子，我难道疯了不成？邢兄，少了一个人分，咱们一人两百五，你干不干？”

邢永平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灰白，吃吃地说：“老关，你……你不该下毒手的，你……你不该下……下毒手的。”

“哼，我不下毒手，说不定老命反而送在你们手上呢？你说吧，咱们好友一场，我不能对不起你，但你得给我一句明白的答复。”

“你……”

“你干不干？”

“我……”

“你不干请便，人我是不带的，要带你就带好。”

“咱们先歇歇脚，从长计议好不？”

管勇拭掉额角的汗水，坐下说：“不是兄弟薄情，你得明白，咱们的处境委实太凶险，要钱不要命，可不是咱们江湖人的规矩，鬼影子比谁都贪，他不死，咱们都有罪受，可不能怨我的。”

邢永平也在一旁坐下，叹口气道：“依你之见，是砍下林小狗的脑袋带走？”

“是的，带一个头，咱们尽可从容赶路，毫无风险。”

“那小丫头……”

“自然也一刀宰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这……”

“快两个月没沾女人了，你……”

“兄弟，别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邢兄，那终南剑客是不会为了一个门人而放手的，你不能寄放在这女人身上，这样好了，我去砍那小子的头，你把那女人带至一旁快活，事后给她一刀，怎样？”

邢永平徐徐站起，苦笑道：“好吧，依你。两个人带一个脑袋，确也容易而绝无风险，少赚百十两银子，确是安全得多。走，咱们各行其是。”

下面不远处，林华与庄秀凤躺在一起，一无动静，像是两人都昏厥了。

“邢兄先请。”管勇伸手虚引，让邢永平先下。

邢永平略一迟疑，笑道：“咱们一同下去好了。”

“好。”

刚同时举步，快断气的洪贵突然叫：“补……补我一……一刀，邢……邢……”

邢永平心中不忍，急急扭身奔去。

管勇眼中再次涌起重重杀机，举步跟上。

邢永平蹲下伸左手扳转屈曲成团的洪贵，叫道：“洪泽，伤重吗？”

“补……补我一刀，咱……咱们兄……兄弟一……一场……”

邢永平悄悄拔出一枚扔手箭，身形不变地叫：“我看看你的伤势……”

就在他偏首检查伤口的刹那间，他看到凶狠地扑来的管勇。

也在这刹那间，他的扔手箭已向后扔出，人向洪贵的身上一扑，向侧急滚，顾不得右手奇痛如裂，滚出丈外，躲过了一刀。

该死的管勇只顾计算人，却不知邢永平也计算他，骤不及防，被扔手箭射入小腹，相距太近箭尖直透腹背，人随刀前冲，被洪贵的身躯所绊，砰然栽倒，丢掉刀咬紧牙关拔箭。箭尖有倒刺怎能拔出？痛得大叫一声，立即昏死。

邢永平踉跄爬起，冲管勇的尸体冷笑道：“白日鼠，你可不能怨我。我赤炼蛇一生都在计算人，你居然也想班门弄斧计算起我来啦！你可真活得不耐烦了。老兄，你想狠吞五百两银子，我比你更想呢。哈哈！等我和那位小姑娘快活之后，再带了林小子的脑袋走湖广，神不知鬼不觉毫无风险，五百两银子我可以快活一年半载哩！”

贼到底是贼，那有什么道义可言？他不再理睬管、洪两人的死活，得意洋洋地向下走，一面整理吊着手臂的布带。

蓦地，他发现有人徐徐站起，抬头一看，不由心胆俱寒。

下面五六步处，林华正挺身站直，脸泛笑容，泰然地活动手脚。

庄秀凤与林华并肩而立，仍在揉动手腕被捆处，但捆绳已不在腕部，也不在脚踝，被割断丢在地下，姑娘桃腮带煞，杏眼睁

圆，怨毒地盯视着他。

“咦！你……你……你们”他骇然止步叫。

林华淡淡一笑说：“在你们斗江汉双雄时，我发现我的箫在你们包裹内，所以便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好东西，暗中留了心。我并不傻，咱们萍水相逢，你们表现得太过热心，在下岂能无疑？在下病已离体，但为何一直手脚虚软？相互印证，在下已明白了七八分啦！”

“你……你能走动了？”

“哈哈！你信不信？软骨药无奈我何，只不过在下不想动而已。”

“我却不信。”邢永平凶狠地说，左手握剑一步步迫近。

“信不信由你。在下的靴统上藏了所谓飞钱，可作暗器，可当小刀切割，恰好用来割断庄姑娘的捆带。现在，可得用来射你这无义恶贼了。”林华一面说，一面举起右手，食中两指夹着一枚大仅四分直径的外缘开锋小钱。

“交给我，林公子。”庄姑娘叫。

林华点点头，说：“好，交给你，他只有一条左臂，像是折了翅的麻雀，你赤手空拳也可斗倒他。赤炼蛇，小心你的发结。”

他食中两指被大拇指扣住，突然弹出，飞溅幻化一道肉眼难辨的淡芒，一闪即逝。

邢永平本能地低头挫身，但却看不见飞钱，身形尚未恢复站直，头发突然纷纷向下披落，发结被飞钱割散了，断了不少头发。

恶贼吓了个胆裂魂飞，如见鬼魅。

“哈哈哈哈哈……在下不会下手杀你的，留三分情谊，在下确也感谢阁下在肃州相救的情义，在下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虽则你阁下救助出于歹念，在下仍然心存感激。”

林华豪放地说。

邢永平一面后退，一面惊恐地叫：“林兄，既然你……你留下三分情……情义，就……就该放我安……安全离开……”

“本姑娘可饶你不得，你这该死的恶贼。”庄秀凤切齿叫，开始迫追。

太白门一龙二凤的名头，在江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也不是默默无闻的人，在武林后起之秀中颇有地位。赤炼蛇断了右手，先前眼见庄秀凤单人独剑吓走江汉双雄，不问可知对方必定了得，赤手空拳同样可怕，怎敢接斗？突然扭头撒腿狂奔。

“你走得了？除非你肋生双翅。”姑娘怒叫，奋起急追。

“林兄，请……请……”邢永平一面逃一面大叫。

“姑娘，请放过他一次。”林华高叫。

庄秀凤止步回头，她的双颊被打得又红又青，指痕宛然，仍然粲然一笑道：“林公子，他怎么逃得掉呢？这一带本门的师兄弟妹已加以封锁了。”

“姑娘，在下不忍眼看他死，至于以后的事，在下懒得过问了。”

“林公子……”

“我叫林华，不要称公子好不好？庄姑娘，谢谢你。”他抢着笑说。

“那么，我称你为林大哥，不嫌我高攀吧？我还没谢你，你怎么谢起我来了？”她笑吟吟地说，脸上涌起五分羞态，大概是想起赤炼蛇要拿她快活的事来。

“当然得谢你，没有你，他们恐怕不会自相残杀。这件事早晚会发生，但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再就是不瞒你说，目前我只能下一击之力，后劲不继，必须在两天之后，方可完全复原，真要和他动手，而我又不忍杀他，一击落空，我就无力自卫了，如果

没有你，岂不生死难料？所以要谢你。”

“嘻嘻！你真会说话，我说过你，楚狂老前辈说你很了不起，果然不错。走吧，家师大概已到了附近了。”

“请替我将赤炼蛇的包裹取来，那里面有我的东西。”

赤炼蛇的包裹内，不但有他的箫，更有他插满了两种飞刀的特制皮护腰。

他发飞钱一击，已经用完了所有的精力，这时已有点站立不稳，额上汗光闪闪。庄姑娘挂上他的皮护腰，插上箫，伸手扶住他柔声说：“走吧！我扶你走一程，人是需要朋友扶一把的。”

他的双腿在发抖，苦笑道：“谢谢你，姑娘。是的，谁又不希望真正的朋友在急难时扶上一把呢？”

庄姑娘将他的手搭上右肩，左手挽住他的腰肋，半扶半扛领着他走向村落，一面走一面问：“林大哥，你找到高姑娘了吗？楚狂三位老前辈对你的事十分关心呢？”

“找到了。”他有气无力地说，这一问触着了她的痛处，情不自禁黯然叹息。

“恭喜你，你为了她，吃尽了千辛万苦，情之一字，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为你们庆贺。她呢？你是怎样找到她的？”

“她？她目下在嵩山堡。”

“怎么？她……她不跟你回来？”

“她为何要跟我回来？”

“她……她不……不是你的爱侣吗？”庄秀凤讶然问。

“谁说她是我的爱侣？”

“楚狂老前辈说的，他老人家说……”

“我从未向人说过她是我的爱侣。”

“但……楚狂他老人家说……”

“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局外人的话皆是揣测之词。十年之前，她是我青梅竹马的……”他将经过说了，最后苦笑道：“上一代的恩怨，下一代的可悲遭遇，这就是人生。情与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人无法从人生的痛苦中解脱，无法超然物外，只好在宿命论下屈服，如此而已。”

“林大哥，你应该带她走的，她一生的坎坷遭遇，并不是她的错。”

“谁也没有错。”

“但你却不拉她一把……”

“我无法说服一个对命运屈服的人。”

“但她……”

“她有父母，有亲人，有公婆，有女儿寄托，而我……她向命运屈服，也有所寄托，有希望这一生，她已从激动的高峰渐趋于平静，别无他求，我只能祝祷她平安，她再也经不起风浪。”

“林大哥，你呢？”

“我？河南府林家门祚衰微，亲友凋零，我已看破世情。这世间，有我一个人不多，没有我一个也不少。也许我会浪迹天涯，也许会披发入山做闲云野鹤……”

“什么？你想出家？”

“不会的。”他如释重负地一笑，又道：“我与佛无缘，佛不是人人可学的。也许我曾经想到过逃世，但从未想到过要出家。这世间不是很美吗？些少感情上的挫折便万念俱灰，未免太辜负了自己的大好头颅，也未免太没志气了。庄姑娘，这地方怎么来了这许多江湖丑类？”

“他们全是闲风赶来希望浑水摸鱼的，其中也有不少仗义出面想帮助你的人。这一带仍是太白山区，他们等于是闹山门来的人，因此本门弟子已全部出动，把他们驱逐出境，真没料到你还

在此地逗留呢？我们在村中等候，大师兄不久便会来会合。师祖爷见到你时，必定喜悦万分哩，上次飞凤剑被人偷走……”

“在下无意中夺获贵门的飞凤剑璧还，却获得贵门全力相助，委实心中难发，在下感激不尽将永远珍惜这分情谊。”

尚未到达村落，太白门的弟子已经向上搜来了。

武林中，除了被誉为林北斗的少林以外，其他门派甚多。但这些门派人数甚少，有些门派根本不传外人。

而这些称门道派的人，多多少少也拥有一两门绝学，或者具有三五招不传之秘，仗以创门立派而已，本身的实力有限得很。

有些人原本出身于某一门派，只因为自己参悟出某些奇技，便骄傲得忘了本，另创派别自立门户，赫然自诩为一派宗师，以祖爷师自居了。

有些可能与本门派反脸，或者受到不平待遇，被迫另起炉灶自创局面，改头换脸也撑起门派的招牌，与原门派分庭抗礼。

门派多，表示有进步，有竞争的对象，固步自封必被淘汰，这应该是好现象。可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是非亦因此而生，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名利之冲突……武林因此搞了个乌烟瘴气。

真正足以称派，有派的实力、规章、技艺、声誉等等有利条件的门派，该数崛起不久的武当了。

武当以内家拳剑为号召，创派迄今仅五十年，第一个以派名公诸天下的人，是张三丰的亲传弟子冯一元，尊张三丰为武当祖师，以掌门人自居。

冯一元雄图大略，仗着有朝廷撑腰，广收门人，创立派规，罗致天下佳子弟加以培育，与少林分庭抗礼。

武技的进境，为环境所左右。少林以技击扬名，少林的僧兵在唐朝便已闻名天下，在本朝也曾经以僧兵受到朝廷器重，其原